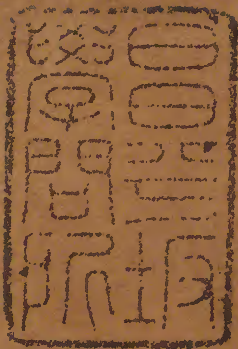


唐人小說



記事珠
諧囔錄
擴言
義山雜纂
治病藥
黑心符

十七

漢書門			
二	四	三	一
冊	架	函	號
九	一	六	七

內閣文庫			
三	二	三	漢
七	四	一	書
函	冊	六	
七	冊	七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7
冊數	24(17)
函號	371 8



記事珠

唐 馮贄纂

顧懋樊校

讀書數真珠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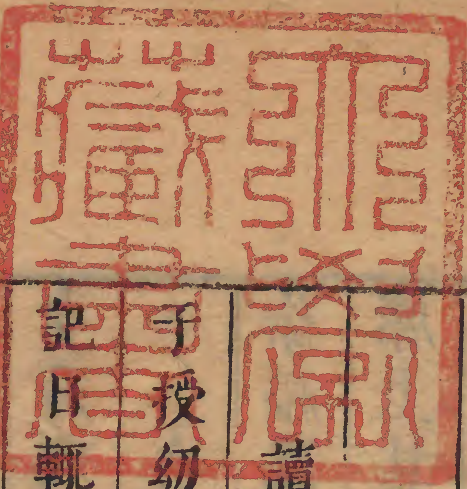
授幼時家以綠真珠勝為簾押授讀書數真珠以
記日輒一遍

玉女進食

嵩高山下有石室名謨觴內有仙書無數昔之人方
回讀書于內玉女進以飲食

馬鬼錦鞞

已事珠



言事類
楊貴妃死之日馬鬼媪得錦初鞵一隻遇過客一翫
百錢前後獲錢無數

續骨膏

武帝以金彈彈鳥破其白光琉璃馬鞍甚悔恨之李
少君取續骨和豨膏接之映日而視初無損處

自然簾

徐福爲始皇作自然之簾懸于宮門始皇抱文珠置
膝上其簾便下去之則簾自捲不事鈎也故又名不
鈎

無字碑

趙崇凝重清介門無雜賓慕王濛劉真長之風也標
格清峻不爲文章號曰無字碑

安石榴

李漢碎胡瑪瑙盤盛送王莒曰安石榴莒見之不疑
旣食乃覺

香尉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涪陽尉人謂之香尉

蒲桃髻

小兒髮初生為小髻十數其父母為兒女相勝之辭
曰蒲桃髻十穗勝五穗

魚春出金釵

寶曆中西陽人見釣魚師有魚腦貫黃文愛而買歸
食至脊上出金釵一隻長六寸

惜春御史

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欄檻置惜春御
史掌之

麴部尚書

汝陽王璿取雲夢石甕泛春渠以置酒作金銀龜魚
浮沉其中為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

糠市

洛陽振德坊皆貧民例享糟糠之薄賀知章目為糠
市

碧落侍郎

沈羲為仙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按玉盤賜之後授官
為碧落侍郎

獵蠅記室

盧記室多作脯腊夏則委人於十步肉扇上塗錫以撲蠅脯以青紗障隔塵土時人呼為獵蠅記室

噴墨

班孟嚼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

九花虬

代宗時范陽貢馬額高九寸真虬龍也身被五花紋號九花虬後以賜郭子儀

茗戰

建人謂鬪茶為茗戰

溫柔鄉

成帝謂合德為溫柔鄉曰吾老是鄉柔不能效武帝求白雲鄉也

狐穴詩人

唐末有喬子曠者能詩喜用僻事時人謂之狐穴詩人

寶井

范蠡收四方難得之貨或藏之井塹謂之寶井麗色溢於閨房謂之游宮

詞事珠
四
瓊厨金

光武皇后弟郭況家工冶之聲不絕人謂之郭氏之室不雨而雷東京謂況家爲瓊厨金穴

粧點芳草

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羣羊散于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也

貴家棋子

開成中貴家以紫檀心瑞龍腦爲棋子

桃花醋

唐世風俗貴重葫蘆醬桃花醋照水油

眉目如畫

馬援眉目如畫

忌日

齊世祖于南康郡作樂有絲無管空中聞有篴聲調節相應

鮫人淚

鮫人之淚圓者成明珠長者成玉筋

歌兩曲

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相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人疑其一聲在鼻

沈約集

謝秘書平生不嗜書獨愛沈約集行立坐臥靡不諷詠

女郎請書

貞元中許商舟行湖中青衣迎入一府女郎請書江海賦碧玉硯銀水玻黎為匣

恨不讀書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聚芳圖百帶

宗測春遊山谷見奇花異草則係于帶上歸而圖其形狀名聚芳圖百花帶人多效之

沈休文

沈休文多病六月猶綿帽温爐食薑椒飯不爾則委頓

鶴識字

言事五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
皆使鶴銜取之無差

梨花洗粧

洛陽梨花時人多携酒其下曰為梨花洗粧或主買
樹

怯夜幡

胡陽白壇寺幡刹日中有影月中無影不知何故因

號怯夜幡

田水聲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秣稻已秀翠色染
人時剖脰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臥蛇

傳咸掌有臥蛇文指甲上隱起花草如雕刻是以文
章過人

桃花紙

楊炎在中書後閣糊窻用桃花紙塗以水油取其明
甚

得意田

言事珍
雲陽改氏值豐年則盡取金錢埋之九里皆滿曰有得意田遂可棄無用金

一醉六日

張麟一醉六日嚙柱幾半

裙幄

長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則籍草而坐解裙四圍遮繞如奕碁謂之裙幄

貯蘭蕙

王維以黃磁斗貯蘭蕙養以綺石累年彌盛

春草

白樂天有姬善舞名春草

犀如意

虞世南以犀如意爬癢久之歎曰妨吾聲律半工夫

洗筆

白傅每一詩輒洗其筆

杜蘭香

神女杜蘭香降張碩碩問禱何如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

夢神

夢神曰趾離呼之而寢夢清而吉

書倉

曹曾積石為倉以藏書名曹氏書倉

長七寸

李子昂長七寸

自負書劍

凌倚隱衡山往來自負書劍削竹為擔裹以烏瓊符
既死山僧取以供事

支琴

白傅用胡松節支琴

詩成裁窻紙

段九章詩成無紙就窻裁故紙連綴用之九章字惠
文

弄葫蘆成詩

王筠好弄葫蘆每吟詠則注水於葫傾已復注若擲
之於地則詩成矣

毗崙玉蕊

字立

方執岷崙玉盞聽左丞檀超高譚不覺墜地

珠終

詩文又寫

白對賦賦林酒支琴

支琴

諧噓錄

唐 朱揆纂 陶宗儀輯

蹲鴟

張九齡知蕭昉不學故相調謔一日送芋書稱蹲鴟
蕭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恠亦不
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坐大笑

狗柳犢鼻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
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于道中

諧噓錄

見狗枷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賤口承
復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鴨姓奚

客有曰犬姓盧雞姓朱沈尚書曰雞既姓朱則鴨姓
奚也坐上一人謂鴨姓奚至今傳之

戲仆

唐道士程子宵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郎中宇文翰
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懸之又懸

謔夢

符堅將欲南伐夢滿城出菜又地東南傾其占曰菜
多難爲醬東南傾江左不得平也

浣溪沙孔子

唐宰相孔緯嘗拜宮教坊伶人繼至求利市有石野
豬獨行先到有所賜乃謂曰宅中甚闕不得厚致若
見諸野豬幸勿言也復有一伶至乃索其笛指竅問
曰何者是浣溪沙孔子伶大笑之

大虫老鼠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爲巡官同在

使幕或譏年輩相懸陸曰大虫老鼠俱爲十二屬何怪之有

雌甲辰

裴晉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癩一枚欲削爲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玩良久白曰此槐癩是雌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負枷

隋河間劉焯與從臣並有儒學俱犯法被禁縣東

不知其大儒也咸與枷著焯曰終日枷中坐而不見家炫曰亦終日負枷坐而不見也

蒼蒼在髻

齊主客郎頓丘李恕身短盧詢祖腰粗恕曰盧郎腰粗帶難匝荅曰丈人身短袍易長恕又謂詢祖曰盧郎聰明必不壽荅曰見丈人蒼蒼在髻差以自安

少卿

後魏孫紹歷職內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謝日靈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紹重拜曰臣年雖老卿年大小后

大笑曰是將正卿

戲白

有借界尺筆槽而破其槽者白其主人曰韓直木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節矣主人大笑

就溺

顧愷之痴信小術桓玄嘗以柳葉給之曰此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以珍重之

蝦蟆

俗嘲云一跳八尺再跳丈六從春至夏裸袒相逐無地取作掉尾蕭蕭

嗜酒食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食楊復云徐家肺沈家脾其安穩耶

眼中安障

方干作令嘲李主簿目翳曰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

危詩

韓玄與顧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危詩一叅軍云有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仲堪眇一目驚曰此太逼人因罷

三鹿郡公

袁利見為性頑獷方棠謂袁生已封三鹿郡公益譏其太麓踈也

姓木邊

桓伊詣王遵遵謂左右曰門何為通桓氏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

畧不識字

人謂邢子才孽子大德大道畧不識字

却老先生

王僧虔晚年惡白髮一日對客左右進銅鑷僧虔曰却老先生至矣庶幾乎

長柄葫蘆

二陸初入洛詣劉道真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葫蘆卿得種來不陸殊失望

八百錢烏

南陽太守張忠曰吾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鳥生死同價

醜婦效顰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還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某遁去耶季和大笑

不櫛進士

關圖有妹能文每語人曰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

石發

魏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皆稱石發乃有熱者亦云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富貴體有一人于市門前臥宛轉稱熱衆恠問之答曰我石發衆曰君何時服石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發衆人大笑

堯典

有人將虞永興手寫尚書典錢李尚書選曰經書那可典其人曰前已堯典舜典

噴嚏

玄宗與諸王會食寧王對御坐歎一口飯直及龍顏
上曰寧哥何故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是噴嚏

狂勝癡

吳興沈昭畧性狂嘗醉遇瑯琊王約張目視之曰汝
何肥而癡約曰汝何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曰瘦已
勝肥狂又勝癡

驢寧勝馬

晉諸葛恢與丞相王導共筆姓族先後王曰何以不
言葛王而言王葛答曰譬如言驢馬驢寧勝馬也

故是一鳳

登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為是幾艾
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山驢王

梁祖曰趙崇是輕薄圓頭於鄂州坐上佯不識駱馳
呼為山驢王

漸至佳境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我曬書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破蝨

破蝨者因官妓惡蝨坐容爭記虱事戲之因纂成錄
所出同

孫權使太子嘲恪曰諸葛元遜食馬矢一石恪答曰
臣得戲君子得戲父乞令太子食雞卵三百枚上問
恪曰人令君食馬矢君令人食雞卵何也恪答曰所
出同耳

牛羊下來

侯白好俳謔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
夕矣素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

煮簣

漢人適吳吳人食笋問何物曰竹也歸煮其簣不熟
曰吳人欺我哉

食鹽醋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
笑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

阿婆舞

鄭僂出妓以宴趙紳而舞者年已長伶人孫子多獻口號云相公經文復經武常侍好今兼好古昔日曾聞阿武歌今日親見阿婆舞。

劫墓賊

廖凝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笑曰裴說劫墓賊耳。

奉佛

二郝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郝諂於道二何佞於佛。

似舅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錄終

詩家錄

摭言

唐 王保定撰 陶宗儀輯

永徽以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之後凡由文學一舉于有司者競集于進士矣由是趙儵等刪去俊秀故目之曰進士登科記

唐太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由此而出者終身為文人其都會謂之本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

接言

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
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
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相保謂之合保
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
謂之還往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燕於
曲江謂之曲江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關不捷而醉飽
謂之打盹曝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
過夏執業以往謂之夏課挾藏入試謂之書策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正觀縉紳雖位極人臣

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歲貢常八九百人謂之白衣
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
少進士時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
頭

隋制西監龍朔中置東監開元以前進士不由兩監
者爲恥

俊秀等科初以考功主之開元中員外李昂性剛急
集貢士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如有請託當首黜之
旣而昂外舅與李權相善舉權於昂昂怒召權庭數

之又斥權章句之疵以辱之權拱而前曰鄙文不臧
既聞命矣執事昔有詩云耳臨清渭洗心向日雲閑
唐堯衰耄厭倦天下將禪於許由由惡聞其言故洗
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遜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昂
皇駭訴於執政謂權風狂不遜遂下吏後有請囑無
不從者朝廷以郎官權輕自是改用禮部侍郎

神州解送自天寶開元之際率以上十人謂之等第
必求名實相副者小宗伯選之或至渾化不然十得
七八苟異於是則牒貢院請落由故有神州等第錄

以記得人之盛

白樂天守杭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祐徐凝俱
至祐曰僕爲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佳句祐曰甘露
寺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金山寺有樹影中流
見鐘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
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祐愕然凝果獲選
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肇送啓謝曰巨鼈負巖首
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慚名第奉浼焉得
首冠之語肇曰頑石處上巨鼈戴之豈非首冠耶

盧暉進士自號白衣卿相

進士榜出謝後便往期集院其日狀元與同年相見請一人爲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日辟之主樂兩人一主飲妓放榜後大科頭兩人第一部也小科頭一人第二部也常宴卽小科頭主之大宴大科頭主之縱無宴席科頭日給茶錢曲江大會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垂簾觀焉公卿家率以是日擇婿車馬填塞狀元以下到主司宅下馬綴行而立歛名紙通呈與

主司對拜主事云請狀元謝名第幾人謝衣鉢

燕名有九一曰大相識主司有具慶者二曰次相識主司有偏侍者三曰小相識主司有兄弟者四曰聞喜勅下宴五曰櫻桃六日月橙七曰牡丹八曰看佛牙九曰開宴最大卽離筵也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携酒郊野風雨暴至有紫衣老父避雨穎士頗肆凌侮逡巡雨霽車馬卒至老人上馬呵殿而去曰吏部王尚書也穎士明日具長牋造門謝尚書責曰恨與子非親屬當廷訓之耳子負文

學之名踞忽如此止於一第乎穎士果終于揚州功
曹

崔沆爲主爵錄事同年盧彖附近宴關請假往洛及
同年宴於曲江亭子彖以彫憶載妓微服鞞縱觀
爲團司所發沆判曰深攬席肩密帙羶車紫陌尋春
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寶曆中楊相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自東
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旣回大宴新昌里第
諸生翼坐元白俱在賦詩唯楊汝士詩後成最佳元

曰歎伏汝士醉歸曰我今日壓倒元白其詩警句云
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

曹汾尚書鎮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榜至
鎮開賀宜宴日張之於側進士胡錡賀啓曰桂枝折
處着萊子之彩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舊箭又曰一
千里外觀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長安之春色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知溫及第開宴汝士命營
妓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
又不貧一曲高歌紅一匹兩頭娘子拜夫人

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中劉相鎮淮南其子潭及第勅邸吏曰醜罰所費取足而已時櫻桃初出和以糖酪人享蠻回一小盃不啻數升

羅玠貞元中及第開宴曲江泛舟玠以溺死後有關試前卒者謂之報羅

裴思謙狀元及第作紅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留宿賦詩曰銀釭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合敬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開行楚

閨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楚娘閨娘妓之尤者

盧肇宜春人與同郡黃頗赴舉頗富肇貧郡牧餞頗甚盛肇策蹇而過明年肇狀元及第歸刺史以下迎接因看競渡肇席上賦詩日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啣得錦標歸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常策羸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團司所由輩見逢斥令回避逢遣一介日報道莫乞相阿婆三五年少時也曾東塗西林來

咸通中新進士集月燈閣爲燧鞠會四面看棚櫛比
同年肆覽鄒希回年七十餘榜末及第時同年將欲
卽席希回堅請更一巡歷或謔之曰彼亦何敢望回
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同年中
推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
或遇未及第時題名則爲添前進士字或詩曰曾題
名處添前字送出城時乞舊詩

苗台符年十六張讀年十七同年進士同佐鄭少師
宣州幕嘗列題西明寺中或竊注曰一雙前進士兩

箇阿孩兒

李煬題名於昭歷縣樓韋蟾戲題曰渭水秦川拂眼
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多應學得虞姬壻書字纔能記
姓名

白樂天一舉及第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
最少年時年二十七省試性習相近遠賦玉川記方
流詩携謁李逢吉初不以爲意及覽賦頭曰噫下自
人上達由君成德以慎立性由習分逢吉大竒之
裴晉公質狀眇小有相者曰郎君形神不入相書若

不至貴卽當餓死今殊未見貴處一日遊香山寺有
婦人致一緹繒於僧伽蘭楯祈祝擲筭瞻拜而去度
見其所致收取至暮婦人竟不致詰且復携來向者
婦人疾趨撫膺曰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
二犀帶一以賂津要不幸遺失吾父之禍無所逃矣
度因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不荅而去後見相
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果位
極人臣

劉虛白與太平裴公早同研席及公主文虛白猶舉

進士簾前獻詩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火一般
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着麻衣待至公

方于師徐凝于嘗刺凝曰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曰
村裏老李頻師方于後頌及第詩僧清越贈于詩云
弟子已得桂先生猶灌園

李翱云韓退之之文古之文也其人古之人也宜春
黃頗師愈亦振名頗覩盧肇爲碑版則唾之而去愈
與人交有死卽恤其孤爲畢婚嫁孟郊張籍之類是
也

王勃著滕王閣叙時年十四都督閻公不之信令人伺其下筆初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老生常談又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不語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曰此真天才垂不朽矣

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携所業謁之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卽掩卷問曰且以拍板爲什麼僧孺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俟其他適訪之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翌日遺闕以下咸往投刺因此各振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欄院隨僧齋僧厭之播至已飯矣後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欄花發院新脩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鄭朗相公遇一僧曰郎君位極人臣然無及第之分及第卽一生厄塞旣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唯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唁者甚衆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竟如所卜

徐商相公於中條山寺讀書隨僧洗鉢

元和中李源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李德裕頗爲寒峻開路及南遷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杜紫微覽趙渭南卷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因目暇爲趙倚樓復贈詩曰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灞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

李太白謁賀知章知章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孫偓嘗夢積木數百偓踐履往復李圓曰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衆材之上也果如其言

畢誠相公及第年夜聽響卜爻無所聞俄遇人投骨於地群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衙得

鄭薰侍郎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意在激勸忠烈卽以標爲狀元謝日問及廟院標曰寒峻未嘗有也始知誤取或嘲曰主司頭惱太冬烘

揚言
錯認顏標作魯公

李延璧就試夜於鋪內偶獲半臂延璧起取衣之同鋪曰此得非神授逡巡有人擒捉大呼曰捉得偷衣賊也

裴筠婚蕭楚公女問名未幾便擢進士第羅隱以一絕刺之詩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許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號錦襖子上着娑衣皇甫湜與李生書曰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

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

沈雲翔十人交通中貴號芳林十哲芳林門名由此入內

劉業特賜及第韋岫賀之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知已曠代所無

李摯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摯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秦韜玉貴公子行曰堦前莎毬綠不卷銀龜噴香挽

揚言
不斷亂花織錦柳。燃線裝點池臺畫屏展。却笑書生
把書卷學得顏回。恐饑面。

杜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年俱七十餘時謂之五老
榜。

張倬落第捧登科記頂戴曰此千佛名經也。

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
銀屏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閑看華山來。

劉生魯風投謁所知爲典謁所阻吟曰萬卷書生劉
魯風煙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祕毛生

不爲通

盧汪門族甲天下舉進士不第詩曰惆悵興亡繫綺
羅世人猶自選青娥。王解破夫差國一箇西施已
太多。晚年失意作酒胡子歌曰胡貌類人傾側不定
緩急由人不在酒胡酒胡一滴不入腸空令酒胡名
酒胡。

劉得仁貴主之子出入舉場竟無所成曰外家雖是
帝當路且無親既終僧栖白詩曰忍苦爲詩身到此
冰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冤始

銷。

蔣凝應宏詞爲賦止及四韻頃刻播傳或曰白頭花
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

貞元中白樂天應宏詞試漢高祖斬白蛇賦考落蓋
賦有知我者斬白帝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也登科
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下

趙牧效李長吉爲短歌可謂蹙金結繡而無痕蹟

崔櫓梅花詩曰強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向晚來天
又曰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蓮花詩曰

無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殘香盡日憐

李濤有詩名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掃地樹留
影拂牀琴有聲又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

任濤詩有露團沙鶴起人卧釣船流數舉不第李隲
廉察江西特放卿役有論列者隲判曰江西境內爲
詩得及濤者卽放色役不止濤也

周緘爲角觥賦云前衝後敵無非有力之人左攬右
挈盡是用拳之手

張喬試月中桂詩云與月長洪濛扶踈萬古同根非

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以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
羣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青霄日應虛白兔宮何當
因羽化細得問神功

謝廷浩以詞賦著名號錦繡堆

李洞詩云藥杵聲中檣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送人

歸日本詩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

吳子華詩云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麋

進士褚載投贄於蘇威侍郎有數字犯諱載啓謝畧

曰曹興之圖畫難精終慚誤筆殷浩之兢持太過翻

達空函

李義山重九日謁令狐相不見題詩屏風而去詩曰

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

息九日尊前有所思莫學漢臣栽苜蓿還同楚客詠

江離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更重窺

薛保遜好巨編自號金剛杵太和中公卿之門巷軸

填委率爲閤媪脂燭之費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遜

卷卽所得倍於常也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

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由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稀矣

李白戲贈杜甫曰飯顆山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因何太瘦生祗爲從來作詩苦

舉人率以白紙糊案子面鄭昌圖詩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銀出試入試千春萬春

鄭光業有一巨皮箱凡投贄有可噓者卽投其中號曰苦海

鄭光業策試夜有同人突入吳語曰必先必先可相

容否光業爲輟半舖之地其人曰仗取一杓水更託

煎一椀茶光業欣然爲取水煎茶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啓謝曰旣煩取水更便煎茶當時不識貴

人凡夫肉眼今日俄爲後進窮相骨頭

賈島不善程試每試自疊一幅巡舖告人曰原夫之輩乞一聯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大盛奏請進士並乘驢鄭光業軀幹偉大或嘲曰今年赦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崔櫓酒後忤陸肱郎中以詩謝曰醉時顛蹶醒時羞
翹藥催人不自由巨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
頭

衛元規酒後忤丁僕射以書謝曰自茲囚酒星於天
獄焚醉目於秦坑

元相公在浙東賓府有薛書記酒後爭令以酒器擲
傷公猶子遂出幕旣去作十離詩以獻犬離主筆離
手馬離厩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主
竹離亭鏡離臺犬詩云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

主人憐無端咬着親情客不得紅絲毯上眠筆詩云
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綫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
盡不得義之手內擎鸚鵡詩云隴西獨自一孤身飛
去飛來上錦裯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更喚人
燕詩云出入朱門未肯拋主人常愛語交交銜泥污
穢珊瑚簾不得梁間更壘巢
溫庭筠燭下未嘗起草籠袖凭几每賦一味一吟而
已場中號溫八吟

李鎮知揚州章孝標賦春雪詩云六出飛花處處飄

粘窻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

張祐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索骰子賭錢酒後微吟曰骰子巡巡舉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祐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髣髴還應露指尖。

溫飛卿喜爲人代筆沈侍郎主文特召飛卿簾前試之或曰潛救八人矣。

裴慶餘佐李公淮南幕嘗遊江舟子刺船篙濺水濕近坐公色變慶餘作詩曰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濕知道巫山行雨歸。

裴廷裕乾寧中在內廷文書敏捷號下水船姚洎號急灘頭上水船。

令狐趙相鎮維揚與張祐狎燕公行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祐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施。

長安有僧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合處張籍頗恚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僧曰此人有道了也乃吟曰是他桃李樹思憶後園。

春

張祐憶柘枝詩曰鴛鴦綉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
誰白樂天呼爲問頭祐曰明公亦有目連經長恨詞
云上窳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連
訪母耶

章孝標及第後寄白樂天曰及第全勝十改官金湯
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路爲報時人洗眼看答
曰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
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方干瘦而唇缺性好侮人嘗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
日有翳干改令譏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
只見門外着籬未見眼中安障李荅曰措大喫酒點
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着欄未見口唇開袴

裴令公居東洛夜宴聯句元白有得色次至楊汝士
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曰笙歌鼎
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曰樂天能全其名

高祖呼裴寂爲裴二明皇呼宋濟爲宋五德宗呼陸
贄爲陸九

韋澳孫宏同在翰林懿宗賜銀餅餽食之甚美皆乳酪膏腴所製

趙嘏詩曰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果止於渭南尉

舊語一曰聞多見少跡靜心動卷頭有眼肚裏沒嗔二曰貌謹氣和見面少聞名多

切忌六事一就門生同年求及第二求僧道薦三對人前說中表在重位四誇作客五愛享後進酒食六沒用處

高渙久舉不第或謔之曰一百二十箇蠅蝦推一箇屎塊不上

王冷然上時宰書曰公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見之乎公未富貴時豈不欲富貴者見之乎今貴稱當朝文稱命代見天下有文章未富貴者宜何如哉
溫憲天啓中及第爲山南從事李巨川表述其淹屈曰娥眉先妬明妃爲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

胡鉦與裴慶會犯分者擊以鐵躋鐵躋燈臺也

顧雲大順中同羊昭業等脩史時劉子長僕射有清
名雲求高逢休諫議書爲先容雲啓潛閱之凡一幅
並不言雲但云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地燒
殘龍尾道懿宗雖薄德不任彼前人羅織執大政者
亦大悠悠雲歎息而已

李相讀春秋誤以叔孫婁勅畧呼爲勅咎有小吏曰
某緣師受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婁爲媧方悟之耳
公曰不然因檢釋文果勅畧反公大慚號小吏一字
師。

鍾輻建山齋手植一松夢朱吏曰松圍三尺子當及
第後三十年策名松圍果然

李賀年七歲名動京師韓退之皇甫湜覽其文曰若
是古人吾曾不知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二公因
詣其門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令面賦一篇目爲高
軒過

陸龜蒙卒顏堯誌其墓吳子華爲祭文曰觸不碎潭
下月拭不滅玉上塵
顧蒙爲文慕燕許刀筆

揚言

進士榜黏黃紙四張以淡墨蘸筆書禮部貢院四字
劉光遠作詩尤能埋沒意緒

蜀路有飛泉亭詩板百餘薛能過之盡打去唯留李
端巫山高一篇

庾承宣主文六七年方賜金紫門生李石已恩賜矣
石以紫袍金魚獻座主

何涓爲瀟湘賦天下傳之同時潘緯以古鏡詩著名
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

段維嗜煎餅一餅熟成一韻詩

姚崑傑與虞肇曾于江亭肇改令曰遠望漁舟不闊
尺八姚遽飲嘔噦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

羅虬與宗人隱鄴齊名時號三羅廣明亂後從鄆州
李孝恭籍中有紅兒善肉聲虬作絕句百篇號比紅
詩大行於時

未口終

義山雜纂

唐 李商隱著 趙文治閱

必不來

醉客逃席

客作偷物去

追王侯家人

把棒呼狗

窮措大喚妓女

不相稱

窮波斯

病醫人

不解飲弟子

庾人相撲

肥大新婦

先生不識字

屠家念經

社長垂尔轎

老翁入娼家

義山雜纂

羞不出

新婦失禮

尼姑懷孕

相撲人面腫

富人乍貧

處子犯物議

重孝醉酒

怕人知

匪人子女

犯人愛寵

透稅

賊賊

不嫌

饑得麤食

徒行得劣馬

行久得坐次

渴飲冷漿

行急待小船

遇雨得小屋

遲滯

新婦見客

窮漢醜率

貧家嫁娶

謁致仕官

孕婦行步

不得已

忍病飲酒

大暑赴會

掩意打兒女

流汗行禮

忍痛灼艾

為妻罵愛寵

冒暑迎謁

老乞休致

窮寺院待客

相似

京官似冬瓜暗長

鴉似措大饑寒則吟

印似嬰兒常隨身

縣官似虎動則害人

尼姑似鼠入深處
燕似尼姑有伴方行
婢似猫爇處便住

不如不解

措大解音則廢業
婦人解詩則犯物議

僧解飲則犯戒
劣奴解識字則作過

子弟解燒煉則貧
士人解手藝則卑污

惡不久

夫婦爭小事
罵愛寵

夫僚門客發怒
賊濫官打罵公人

姦汗僧尼罵行童

惱人

遇佳味脾家不和
終夜歡飲酒罇却空

方謁上官忽背癢
賭博方勝油盡難尋

淘井漢急屎尿
遣不去無賴窮親

失本體

不學發遣書題失子弟體

吊孝不衰失凶禮體

不收拾椀器家事口中不喃喃失老婢體

送客不出門失主人體

不闌腰不持刀砧失厨子體

不點檢學生作課念書失先生體

不口打口罵失節級體

早晚不點檢門戶家私失家長體

僕子著鞋襪衣服寬長失僕子體

逃席後不傳語謝主人失賓客體

唱小啖行步遲緩失武官體

隔壁聞語

說所送物好還麼必是不佳

新娶婦却道是前緣必是醜

說太公八十遇文王必是不達

說食祿有地必是差遣不好

說隨家豐儉必是待客不成禮數

說屋子住得恰好必是小狹

呪罵祖先必是家計不成

富貴相

駁馬嘶

蠟燭淚

栗子皮

荔枝殼

落花飛

鶯燕語 讀書聲 遺下花鈿 高樓上吹笛

擣藥碾茶聲

謾人語

說風塵有情 說燒煉致富 說在官謀績

說主上見知 說所入莊課 說愛寵年紀小

窮縣說官清 自說勤苦讀書 誇說器皿價例

酸寒

山縣移市 村縣喝道 村縣待賓

驛鳴村中 村漢呼雞 村漢著衣

牛背吹笛 乞兒驅儼 散樂打鼓

不快意

鈍刀切物 破帆使風 樹陰遮景致

築牆遮山 花時無酒 暑月背風排筵

惶愧

犯人忌諱 遇見讐家 欠債不償逢主

參謁失禮 醒後聞醉語

殺風景

花間喝道 看花淚下 客上鋪席

義山雜錄

斫却垂楊

花下曬裊

游春重載

石筍繫馬

月下把火

妓筵說俗事

果園種菜

背山起樓

花架下養雞鴨

不忍聞

孤館猿啼

市井穢語

旅店秋砧聲

少婦哭夫

老人哭子

落第後喜鵲

乞兒夜號

居喪聞樂聲

纔及第便卒

虛度

花時多病

好時節福迫

閨宦娶婦

貧家節日

好家業不和

貧家好花樹

好景不吟

好廳館不作會

不可過

夏月肥漢

入舍妻惡

遭貪酷上官

惡俗同僚

大暑涉長途

對羸人久坐

舟中雨漏

茅屋下穢濕

守令好尋事

難容

僧道對風塵笑語

僕人學措大體段

卑幼傲尊長

僕妾攙言語

武人村夫學書語

意想

冬月著碧衣似寒

夏月見紅似熱

入神廟若見鬼

腹大師尼似有孕

重幙下似有人

過屠家覺羶

見水心中涼

見梅齒軟

惡模樣

作客與人相爭罵

打毬墜馬

對大僚食咽

僧尼新還俗

被醉人纏住不放

物賤無錢買

出門逢債主

與讐家對坐

大暑逢惡客

美妾妬妻

癡頑

有錢不還債

知過不能改

見他言語強拗

見人文字強評騭

自不知過強恠人

把酒犯令不受罰

家貧強作富貴相

愚昧

背面說人過

好說人家密事

棄家耽酒

圖他酒食作證人

三頭二面趨奉人

說六親過惡與外人

父母在索要分析

會聚不識尊長位次

有憾於人望人恕

有惠於人望人報

時人漸與狂

無故讐妬他人

酒後呼鬼神

孝子說歌令

重孝鬪鷄走馬

讐記恩門

長大漢放風箏

養閒漢出入

婦女出街坊罵詈

賣田了吉凶

將田宅與人作保

非禮

呼兒孫表德

母在呼舅作涓陽

對父母呼妻弟

聽妻話恠尊長

祭亡人却動樂

徑入他人房闖

枉屈

好父母無好子

好兒無好婦

好女無好婿

有錢不會使

好衣不會著

好廳館不灑掃

有疋帛不裝著

好顏色不解疋配

好妾驅使重難事

惜錢有病不醫

男女長成不教

家藏書不解讀

明月夜早睡

有好花不吟詩酌酒

近好山水不遊玩

有美味慳藏臭腐

清要官自犯賊罪

有美質懶惰廢業

權在手不作好事

年少時好聞不習事

不祥

臥喫食

無事嗟歎

臥床上唱曲

露頂喫食

露頂寫字

牽父母作呪誓

搥胸罵人

薦上坐

對日月大小便散髮

未食椀中先插匙箸

須貧

家有懶婦

早臥晚起

養子不及父

作債追陪

倉庫不點檢

莊園不收拾

拋撒飲食

愛賭博飲酒

漫藏無用物

狼籍米穀

棄業逐樂

家事不愛惜

多蓄愛寵

好遷移不止

好結納權貴

慳不中禮

物貴爭買

物賤反不買

多作淫巧

遮蓋家人作非為事

必富

勤求儉用

見藝廣學

常點檢家事

不迷酒色

不欠債負

奴婢解耕織

夜眠早起

家養六畜

耕作不失時

及時收藏

子弟一心

主母不信佛

諸婦和諧

不嫌麤辣

財物有簿籍

積少成多

買賣不失時

物料不作踐

有智能

立性有守

密事機藏

結交有智人

臨事覺悟

酒後不多語

避他人忌諱

博古知今

不習賤劣事

不妄自逞能

尊敬有德

不親近小人

不妄信奴僕

入門問諱

入境問風俗

夜間常醒睡

有疑問人

不共愚人爭是非

教子

習祖業

立言不回

物件義廉耻

精修六藝

談對明敏

進退威儀

忠良恭儉

孝敬慈惠

博學廣覽

交遊賢者

不事嬉遊

有守

遇事有知識

教女

習女工

議論酒食

温良恭儉

修飾容儀

學書學算

小心軟語

房貞潔

不唱詞曲

聞事不傳

善事尊長

失去就

卸起帽共人言語

罵他人家奴婢

鑽壁窺人家

不敲門直入人家

席面上不慎涕唾

主人未請先上廳坐

開人家盤盒書啟

主人未揖食先舉箸

衆食未了先卸箸

探手隔坐取物

強會

見他文籍強披覽

見他乘騎

見他弓矢強彈射

見他人

強評價色

見他文字強彈駁

見他人家事強處置

見他鬪打強助拳

見他評論強斷是非

無見識

不說事因先罵人

不問道理隨人做事

俗人學僧家道場

遇事不分別是非

縱兒子學樂藝

縱兒子籠養

男兒學女工

要小下便宜

不得飲酒至醉

不得獨入寡婦人家

不得黑暗獨行

不得與無賴子往還

不得戲取物不言

不得開人私書

不得借人物用經旬不還

雜纂終

義山雜纂

三

為病者之鑑人能靜坐持照察病有無心病心醫治
以心藥奚伺虛扁以瘳厥疾無使病積於中傾潰莫
遏蕭牆禍起恐非金石草木可攻所為長年因無病
故智者勉焉

喜怒偏執是一病	亡義取利是一病
好色壞德是一病	專心係愛是一病
憎欲無理是一病	縱貪蔽過是一病
毀人自譽是一病	擅變自可是一病
輕口喜言是一病	快意逐非是一病

以智輕人是一病	乘權縱橫是一病
非人自是是一病	侮易孤寡是一病
以力勝人是一病	威勢自憎是一病
語欲勝人是一病	貨不念償是一病
曲人自直是一病	以直傷人是一病
與惡人交是一病	喜怒自伐是一病
愚人自賢是一病	以功自矜是一病
誹議名賢是一病	以勞自怨是一病
以虛為實是一病	喜說人過是一病

以富驕人是一病

以賤訕貴是一病

讒人求媚是一病

以德自顯是一病

以貴輕人是一病

以貧妬富是一病

敗人成功是一病

以私亂公是一病

好自揜飾是一病

危人自安是一病

陰陽嫉妬是一病

激厲旁悖是一病

多憎少愛是一病

堅執爭鬪是一病

推負著人是一病

文拒鈎錫是一病

持人長短是一病

假人自信是一病

施人望報是一病

無施責人是一病

與人追悔是一病

好自怨憎是一病

好殺蟲畜是一病

蠱道厭人是一病

毀訾高才是一病

憎人勝已是一病

毒藥醜飲是一病

心不平等是一病

以賢噴噉是一病

追念舊惡是一病

不受諫論是一病

內疎外親是一病

投書敗人是一病

笑愚痴人是一病

煩苛輕躁是一病

撻撻無理是一病

好自作正是一病

多疑少信是一病

笑顛狂人是一病

踴踞無禮是一病

醜言惡語是一病

輕慢老少是一病

惡態醜對是一病

了戾自用是一病

好喜嗜笑是一病

當權任性是一病

詭譎諛語是一病

嗜得懷詐是一病

兩舌無信是一病

乘酒凶橫是一病

罵詈風雨是一病

惡言好殺是一病

教人墮胎是一病

干預人事是一病

鑽穴窺人是一病

不借懷怨是一病

負債逃走是一病

背向異詞是一病

喜抵捍戾是一病

調戲必固是一病

故迷悞人是一病

探巢破卵是一病

驚胎損形是一病

水火敗傷是一病

笑盲聾啞是一病

亂人嫁娶是一病

教人播擿是一病

教人作惡是一病

含禍離愛是一病

唱禍道非是一病

見貨欲得是一病

強奪人物是一病

此為百病也人能一念除此百病日逐點檢使一病不作决無災害痛苦煩惱凶危不惟自己保命延年子孫百世永受其福矣

大藏經曰古之聖人其為善也無小而不崇其于惡也無微而不改改惡崇善是藥餌也錄所謂百藥以治之

思無邪僻是一藥

行寬心和是一藥

動靜有禮是一藥

起居有度是一藥

近德遠色是一藥

清心寡慾是一藥

推分引義是一藥

不取非分是一藥

雖憎猶愛是一藥

心無嫉妬是一藥

教化愚頑是一藥

諫正邪亂是一藥

戒勅惡僕是一藥

開導迷誤是一藥

扶接老幼是一藥

心無狡詐是一藥

拔禍濟難是一藥

常行方便是一藥

憐孤恤寡是一藥

矜貧救厄是一藥

位高下士是一藥

語言謙遜是一藥

不負宿債是一藥

愍慰篤信是一藥

敬愛卑微是一藥

語言端慤是一藥

推直引曲是一藥

不爭是非是一藥

逢侵不鄙是一藥

受辱能忍是一藥

揚善隱惡是一藥

推好取醜是一藥

與多取少是一藥

稱歎賢良是一藥

見賢內省是一藥

不自誇彰是一藥

推功引善是一藥

不自伐善是一藥

不掩人功是一藥

勞苦不恨是一藥

懷誠抱信是一藥

覆蔽陰惡是一藥

崇尚勝已是一藥

安貧自樂是一藥

不自尊大是一藥

好成人功是一藥

不好陰謀是一藥

得失不形是一藥

積德樹恩是一藥

生不罵詈是一藥

不評論人是一藥

甜言美語是一藥

災病自咎是一藥

惡不歸人是一藥

施不望報是一藥

不殺生命是一藥

心平氣和是一藥

不忌人美是一藥

心靜意定是一藥

不念舊惡是一藥

匡邪弼惡是一藥

聽教伏善是一藥

忿怒能制是一藥

不干求人是一藥

無思無慮是一藥

尊奉高年是一藥

對人恭肅是一藥

內修孝悌是一藥

恬靜守分是一藥

和悅妻孥是一藥

以食飲人是一藥

助修善事是一藥

藥天知命是一藥

遠嫌避疑是一藥

寬舒大度是一藥

敬信經典是一藥

息心抱道是一藥

為善不倦是一藥

濟度貧窮是一藥

捨藥救疾是一藥

信禮神佛是一藥

知機知足是一藥

清閑無慾是一藥

仁慈謙愛是一藥

好生惡殺是一藥

不寶厚藏是一藥

不犯禁忌是一藥

節儉守中是一藥

謙已下人是一藥

隨事不慢是一藥

喜談人德是一藥

不造妄語是一藥

貴能援人是一藥

富能救人是一藥

不尚爭鬪是一藥

不淫妓青是一藥

不生奸盜是一藥

不懷呪厭是一藥

不樂詞訟是一藥

扶老挈幼是一藥

此為百藥也人有疾病皆因過惡陰掩不見故應以疾病因緣飲食風寒惡氣而起由人犯違聖教以致魂迷魄喪不在形中肌體空虛精氣不守故風寒惡氣得以中之是以有德者雖處幽闇不敢為非雖居榮祿不敢為惡量體而衣隨分而食雖富且貴不敢恣欲雖貧且賤不敢為非是以外無殘暴內無疾病也吾人可不以百藥自治養吾天和一

吾心志作者年壽之地也哉

治病藥終

致大業之傾。高宗溺惑於武媚。故失威權。階大周之
僭。萬乘尚爾。況庶人乎。又況講再醮。備繼室。旣無結
髮之情。常有扶筐之志。安得福祥。免禍幸矣。閔家以
蘆絮示薄。許氏以鐵杵表酷。其事歷歷。可見爲夫者
。少姿入巧。言房簣之間。夜以繼日。纏愛紐情。牢不
可拔。妻計日行。夫勢日削。如鉗礙口。禁不得聲。如絡
冒頭。癡不得動。如桎械被身。束縛囚繫。不得自由。而
至寒熱饑飽。在彼不在我。出入起居。在彼不在我。使
。不信惟命。使爲不義。惟命。使爲不忠。惟命。使爲不

慈惟命。使躬行夷狄犬彘之所不爲。惟命。呼令殺人。
則恨頭落之遲。呼令自殺。則恐刀來之晚。極口罵辱
焉。迎以笑嬉。盡力決撻焉。連稱罪過。數以犯。再拜謝
之。役以事。健步辦之。曰。舐吾痔。諾而趨。曰。嘗吾便。跪
而進。上不知有親。知有吾妻而已。下不省有幼。省有
吾妻而已。人方以謂古不聞。今不見。彼尚且流汗積
踵。吐血逾胸。悚懼悼惶。戰栗振掉。惟恐妻語之厲。而
色之莊也。其效伊何。有家則妻擅其家。有國則妻據
其國。有天下則妻指麾其天下。令一縣則小君。映簾

守一州則夫人並坐論道經邦奮庸熙載則于飛對
內殿連理入都堂粉黛判賞罰裙襦執生殺矣世雖
晚猶有是非俗雖澆猶分善惡有臣如此君必亂之
有朋如此朋必絕之有閭里如此隣必去之有民如
此官必刑之有子如此父母必號泣而擯之有同氣
如此兄弟必紛紜而捨之有父如此有祖如此有叔
伯如此子孫姪如此必色變心移東西南北而避之
婦人遂啓口爲雲霧發喉爲雷霆展身爲電轉身爲
風誣春爲秋改白爲黑指吳作越號女作男無力齟

齟喜不自勝喜在其間愚以度日坐以待盡或十年
或六七年或二三年齒髮且衰壽命且盡貨物彼卷
而懷之則聯秦合晉之事萌而請媒通聘之迹見矣
昏丈夫君已不用友已不齒鄉已不錄兄弟不親子
孫不集人非高於泰山鬼責深於滄海其家虛矣老
方悲其墓臭矣死尤辱妻而繼焉有格言也就夫言
之乃並枕於菟連盤野葛就子孫言之乃通心鑽徹
骨錐就朋友親俗言之乃一輪車四墻屋甚者至於
殺夫首子禍繇刀鋸冤著市曹祭祀絕而門庭蕪然

世人恬爲之。悟且畏者曾無也。吾年六十，目見耳聞，不可算數。今訓汝等，有妻固所不免，當待之如賓客，防之如盜賊，以德易色，修已率下，妻既正，子孫敢不正乎？萬一不幸中道，鼓盆中櫛付之，侍婢米鹽昇之，諸子日受方疇，坐享宴安，又或無嗣孤單，則宜歸老弟姪，以心與之，孰敢不盡？若是重婚續娶，定見敗身殞家，至時親友不欲言，子孫不敢諫，兼已惑已悞，難信難處，豈知吾熟闇而預言之，龜鑑在前，無復縷縷，立石中寢，永戒來裔，稍越吾言，祖先明神共賜誅殛，百世循之，真萬金之良藥也。

顏氏家訓云：江右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蚋，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鬪鬪之際，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爲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爲妾，弟黜兄爲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已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姦臣佞妾以

一言陷人者衆矣況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
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黑心符微傷
大雅要自傷弓驚餌之言留之爲顏氏下一注脚
于義方萊州右長史



黑心符終

